法書要錄/卷二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法書要錄

◀上一卷

卷二

下一卷▶

梁虞　《論書表》

梁武帝《觀鐘繇書法十有二意》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

梁庾元威《論書》

庾肩吾《書品論》

梁袁昂《古今書評》

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後魏江式《論書》

內容

○中書侍郎虞　《論書表》

臣聞爻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厥後群能間出，洎乎漢、魏，鐘、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雲：“頃尋諸名書，鐘、張信為絕倫，其余不足存。”又雲：“吾書比之鐘、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羊欣雲：“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雲何？”欣又雲：“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雲：“故當勝。”安雲：“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哪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鐘、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鹹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跡，頗散四方。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跡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跡。如獻之吳興二箋，足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偽混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誌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參文詠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於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偽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跡。既科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效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秘。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閑，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荊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跡雲萃。詔臣與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禦賞玩。遂得遊目瑰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睹。大凡秘藏所錄，鐘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鐘會書五紙四百六十

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遁寶。詔龐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範仰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跡於二王，耀美於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繇是拓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縐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具以數十紙為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為帙。傳雲戲學而不題　或真、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為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贊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跡，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拓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於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余，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制禦紙，緊潔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制。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　，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羲之書雲：“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雲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樞大悵惋雲：“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雲：“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答。又雲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

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嘆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性好鵝，山陰曇　裏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　床幾，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愛重書法，每燕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汙。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雲：“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　材，右軍取書之滿床，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　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余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為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嘆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雲“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雲：“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裬 戒，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裬 票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淩奪之色，掣裬 戒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鬥爭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答之。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並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並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　上。

◯梁武帝《觀鐘繇書法十二意》

平（謂橫也。）

直（謂縱也。）

均（謂閑也。）

密（謂際也。）

鋒（謂端也。）

力（謂體也。）

輕（謂屈也。）

決（謂牽掣也。）

補（謂不足也。）

損（謂有余也。）

巧（謂布置也。）

稱（謂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眾說。張芝、鐘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鐘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為篤論。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歟？聊復自記，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有均思，思盈半矣。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用喜贊。夫以含心之ぼ，實俟夾鐘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鐘、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鉆仰高深，自懷嘆慕。前奉神筆三紙，並今為五。非但字字註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雠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鐘、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啟。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礻票]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仿以寫經傳，永存寘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又啟《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詠吟贊，過為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雲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雲“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余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雲：“帖註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完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雲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復以閑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梁武帝又答書又省別疏雲“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雲雲，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勢橫，畫疏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苯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趨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郁，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註，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棱棱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眾家可識，亦當復繇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繇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

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陶隱居又啟二卷中有雜跡，謹疏註如別，恐未允愚衷。並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余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余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繇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余五片，無的可稱。“ 臣濤言 ”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跡，又似是摹。）“ 給事黃門 ”一紙、“ 治廉瀝 ”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後又“ 治廉瀝貍骨方 ”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跡。）右四條，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跡，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 黃初三年 ”一紙、（是後人學右軍。）“ 繆襲告墓文 ”一紙、（是許先生書。）“ 抱憂懷痛 ”一紙、（是張澄書。）“ 五月十一日 ”一紙、（是摹王珣書，被油。）“ 尚想黃綺 ”一紙、“ 遂結滯 ”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 不復展 ”一紙、（是子敬書。）“ 便復改月 ”一紙、（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繇白 ”一紙、（亦是王珣書。）“ 治　方 ”一紙，（是謝安書。）右一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珣、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梁武帝又答書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耳。“ 給事黃門 ”二紙為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撇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跡並摹者並付反。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公。

○陶隱居又啟啟，伏覽書用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

元常　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　機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屆。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棄所可，涅而無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以應聞。知摹者所采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竟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意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鐘跡”，常以嘆息。比日佇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今論旨雲：“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鐘，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鐘法，仰惟殊恩。

○梁武帝又答書鐘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鐘體。逸少學鐘，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鐘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又啟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眾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覬。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範懷約為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余，章表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己”“已”莫分，“東”“柬”相亂，則兩王妙跡、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疏漏，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書曰：

“有寒士自陳簡於掌選詩雲：‘技能自寡薄，支葉復單貧。柯條濫垂景，木石詎知晨。狗馬雖難畫，犬羊誠易馴。效顰終未似，學步豈如真。　雲亂朝緒，是曰ル彝倫。俗作於茲混，人途自此沌。’”離合之詩，繇來久矣。不知譏刺　爰加稱贊，是其第六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宦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跡過鄙無法度。彼恭拜，忽雲：“永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合朝恥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且梁制，與平吉人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許乃告絕。私吊答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攣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　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為草，鹹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月訛謬。“星”不從“生”，“籍”不從“耒”。許慎門徒，居然け噱；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詿誤眾家，豈宜改習。書字之興，繇來尚矣。沮誦、蒼頡，黃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為小篆，造《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三蒼》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楊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為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記《彥〈盤音〉均》為下卷。皆是記字，字出衙人，故人稱為《三蒼》也。夫蒼雅之學，儒博所宗。自景純註解，轉加敦尚。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雲《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　、信、京、劉等，郭雲：“　、信是陳　、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識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傳　梁初復有任　及沈約，悉未有譏駁，余忽橫議，實不自許，敬俟明哲，定其可否。而自《韻集》、《方言》、《廣雅》，凡錄字者十有四家。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曹產開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字弗全體。《周禮》以雞斯為笄糸麗，《禮記》以相近為禳祈。致令眾議叢殘，音辭禳斥。蓋繇程邈變隸，流傳未一。鄭公《詩譜》，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近有居士阮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次丹陽五官丘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摘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少值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　字　不依羲、獻妙跡，不逐陶、葛名方。作蒚羹，不　《晉書》，不循《韻集》，爰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此文，或均螢露。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仿，家藏紙貴。而鳳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為一，以太極為兩法　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業殺。刁鬥出於古器，爾丬由乎內典。散隸露書，終是飛白。意謂此等並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為正階侯書十牒屏

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眾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書、汲冢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白篆、古頑書、籀文書、奇字、繆篆、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星隸、填隸、蟲食葉書、科斗書、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筆隸、飛白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此五十種皆純墨。璽文書、節文書、真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鐘鼓隸、（鐘鼓隸釋作鐘鼎。）龍虎篆、鳳魚篆、騏ら篆、仙人篆、科斗蟲篆、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隸、龜隸、鸞隸、蛇龍文隸書、龜文書、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已上五十種，皆彩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箋表書、吊記書、行狎書、　戢書、稿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焉。刪舍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此於井冊等字為妙。所以唯雲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為眾中清閑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畫瑞應圖，千古卓絕。王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舜獬豸、周穆狻猊、漢武神鳳、衛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滕、玉英、玄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經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臺器服可為玩對者，盈縮其形狀，參詳其動植，制一部焉。此乃青出於藍，而實世中未有。復於屏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鄟子、凡百屏風。傳者逾謬，並懷嘆息。《世本》雲：“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後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乃有釘女心痛，圖魚獺集。敬君以之亡婦，王嬙繇此失身。近代陸綏，足稱畫聖。所聞談者，一筆之外，僅可蟬雀。顧長康稱為三絕，終是半癡人耳。雜體既資於畫，所以附乎書末。

◯梁庾肩吾《書品論》

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玄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遣結繩取諸爻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滕，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　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頒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

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舍繁從省，漸失潁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舍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制。蚊腳傍低，鵲頭仰立。填飄板上，繆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邽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制，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蕺山之扇，竟未增錢；淩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跡，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為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　間起，瓊山慚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　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　。詹尹端策　故以述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註，妙斫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雲：“貴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眾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為上之上。

崔瑗（子玉）杜度（伯度）

師宜官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為功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為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雲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為上之中。

索靖（幼安）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荀輿（長胤）

阮研（文幾）

——右九人上之下論曰：幼安斂蔓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必須張筆而左紙　孔明動見模楷，所為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驅駕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功拙兼效，真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跡。長胤貍骨，方擬而難迨。阮研居今觀古，盡窺眾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為上之下。

張超（子並）郭伯道劉德升（君嗣）崔　（子真）

衛夫人（茂猗）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郗　（方回）

謝安（安石）王珣（季琰）

桓玄（敬道）羊欣（敬元）

王僧虔（孔琳之）孫琳之（彥琳）

殷鈞——右十五人中之上論曰：子並崔家州裏，頗相仿效，可謂醬　鹹於鹽，冰寒於水。伯道裏居，朝廷遠討其跡；德升之妙，鐘、胡各采其美。子真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逾越。郗　、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著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為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孟德）孫皓（吳王元宗）

衛覬（伯儒）左子邑（伯字子邑）

衛恒（巨山）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張彭祖任靖韋昶（文休）

王修（敬仁）張永範懷約吳休尚施方泰——右十五人中之中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敘隸草，子邑分鐮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ｅ為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逼之詞；張、範遞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鄴下，同年後萃。此十五人，允為中之中。

羅暉（叔景）

趙襲（元嗣）劉輿張昭陸機（士衡）

朱誕王導庾亮（元規）王洽（敬和）

郗超（景興）張翼宋文帝（姓劉，名義隆）康昕徐希秀謝　（玄暉）

劉繪陶隱居（名弘景，字通明）

王崇素——右十八人中之下論曰：叔景元嗣，並稱四州。劉輿之筆劄，張昭之無懈。陸機以弘才掩跡，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群公挹功。王洽以下，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效，宋帝、庾昕、希秀孤生。謝　、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狀於山谷；王崇素靡倫篇筆　傳於裏閭。此十八人，允為中之下。

姜詡梁宣魏徵（玄成）

韋秀鐘輿向泰羊忱晉元帝（景文）識道人范曄（蔚宗）宋炳謝靈運蕭思話薄紹之（敬叔）齊高帝庾黔婁費元瑤孫奉伯王蕃羊祐（叔子）

——右二十人下之上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為下之上。楊經諸葛融楊潭張炳岑淵張輿王濟李夫人劉穆之（道和）朱齡石庾景休張融（思光）

褚元明孔敬通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為世玩。允為下之中。

衛宣李韞陳基傅廷堅張紹陰光韋熊張暢曹任宋嘉裴邈羊固傅夫人辟閭訓謝晦徐羨之孔閭顏寶光周仁皓張欣泰張熾僧嶽道人法高道人——右二十三人下之下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響。遺跡見珍，余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為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眾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雲爾。

○袁昂《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舍徽。

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

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為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經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範篆，各一時絕妙。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啟。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啟。

敕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鐘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不斟酌過失是非　如獲湯炭。

○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既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睹其真，閱玩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

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雲：“《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後魏江式《論書表》

臣聞皇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諧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假借，蓋倉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之或同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繇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衙吏下わ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篇》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征禮等百余人說文字於未央，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雲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壁中書又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嘆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譽，痛字敗於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代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

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盡其能，莫不雲集。於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樓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鹹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　尋其況趣，附托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忱弟靜別仿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厘改。傳曰：以眾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需兔》，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惆悵，為之咨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廷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　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ウ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側ｒ濡潤　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采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重復，統為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鹹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註。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　冀省百氏之觀，而周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付。並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招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訛謬。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並就太常，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為本，上篆

下隸。